

文字博館重金懸賞 破譯甲骨單字10萬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近日發佈懸賞公告，破譯甲骨文字單字可獲10萬元獎金。圖為待破譯的甲骨文。網上圖片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朱彥民教授長期從事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工作。他表示，目前仍有大量甲骨文單字等待人們釋讀，任何一個字的破譯工作都將是一場「攻堅戰」。

尚逾三千單字待確認

朱彥民指出，目前我們發現的甲骨文單字有5,000個左右，其中經過考釋能夠確認含義的單字大約有1,500個左右。目前的甲骨文釋讀工作處在一個瓶頸期上。

朱彥民指，首先，甲骨文是一種長期沒有人使用的古文字，其次，很多甲骨文時代的器物如今都已消失，因此由這些器物象形而來的文字如今很難辨認出來。比如殷商時期的灶具，甲骨文學者即使見到實物可能很難認出來，變成文字就更困難了。

借新技術破釋讀瓶頸

此外，老一代的甲骨文學者如王國維等，都具備非常高的國學質素，他們研究甲骨文的時候正處於甲骨文研究的初

河南安陽中國文字博物館近日發佈的一篇懸賞公告顯示，破譯未釋讀的甲骨文並經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10萬元（人民幣，下同）；對存爭議甲骨文作出新的釋讀並經專家委員會鑒定通過的研究成果，單字獎勵5萬元。該公告在博物館官網發佈後引發網友熱議。專家表示，目前甲骨文釋讀正處於瓶頸期，破譯一個字都是「攻堅戰」，然而隨着技術發展日新月異，甲骨文單字仍有破譯的可能性。

■《北京青年報》

始階段，可以破解很多常見字、容易字，「到今天仍然沒有破譯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硬骨頭』了。」

朱彥民進一步指出，近幾年來，有研究者利用計算機、大數據等新手段破譯甲骨文，隨着技術發展日臻成熟，未來甲骨文研究很可能有新突破。哪怕只是成功破解一個甲骨文，對於歷史研究都意義重大，比如破解了一個名詞或者一個動詞，那麼就「帶活」了一大批甲骨文書籍，有助於讓人們進一步了解甲骨文時代的歷史。



專家表示，目前甲骨文釋讀正處於瓶頸期，破譯一個字都是「攻堅戰」。網上圖片

參評者想要獲得獎金並非易事，首先須撰寫《甲骨文釋讀成果科學論證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經兩名具有正高級職稱的同行專家推薦後，才能報送中國文字博物館，然後經由相應的專家委員會評審公示，最終才能獲得獎勵。

中國文字博物館相關人員表示，本次評選鼓勵甲骨文研究者運用雲計算、大數據等現代技術手段與傳統研究手段相結合，形成原創性研究成果。《報告》須內容豐富、論證嚴密、資料翔實、方法科學、表述規範，不作格式化要求。凡屬主觀臆測、缺乏科學依據的成果，一律不予參評。

此外，參評者還須保證其提供的成果未侵犯他人的合法權利，無知識產權爭議。凡有弄虛作假、抄襲剽竊等行為的，一經查實，立即取消參評資格。如果獲獎，一律追回獎金。

需撰寫論證報告 並獲兩專家推薦

■《北京青年報》

廣西白頭葉猴種群數量增至千隻

廣西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相關人員昨日介紹，被列入世界最瀕危動物名錄的白頭葉猴，目前實現種群數量穩步提升。在全球白頭葉猴唯一棲息地——中國廣西崇左市，白頭葉猴的數量達到1,000隻左右。

逾300萬年生存史 存活量較熊貓少

白頭葉猴俗稱烏猿、白烏猿、白葉猴等，是中國特有的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也是全球25種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白頭葉猴是亞洲葉猴的一種，體態修長，除軀幹為黑色，外冠毛和尾巴均為白色，是以樹葉為主要食物的植食性舊大陸猴類，存活數量比國寶大熊貓還要少。

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農登攀介紹，白頭葉猴至今已300多萬年的生存歷史，目前獨存於崇左市境內左江以南、明江以北的三角形狹長地帶的喀斯特石山中。據最新調查數據顯示，白頭葉猴的野外種群數量從1980年建立保護區之前的370隻左右增加至130群1,000隻左右，種群生存和恢復呈現良好狀態。目前，崇左市建立了白頭葉猴監測、巡邏、宣教、警務等功能為一體的白頭葉猴監測點，並在保護區建設白頭葉猴食源植物園，探索解決白頭葉猴冬季食源緊缺的難題。

據了解，崇左市地處典型的桂西南喀斯特地貌，氣候適宜，雨量充沛，森林覆蓋率達



廣西白頭葉猴種群數量已增至千隻。資料圖片

53.8%，是國際陸地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熱點和關鍵地區之一。崇左市於2013年被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授予「中國白頭葉猴之鄉」。

■中新社

百虎帳篷亮相川甘孜博館 世界唯一 價值連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前日隨同「海峽兩岸記者四川行」採訪團走進四川甘孜州博物館，一睹該館鎮館之寶——百虎帳篷的風采。

據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該帳篷是世界上唯一一頂虎皮帳篷，至今已數百年歷史。其外觀呈圓形，以黃色為主色調，黑、白、紅三色相間，主體由108張虎皮製成，底邊鑲有水獺皮、熊皮、豹皮等裝飾，四周還鑲嵌着15,800顆海貝，做工精細、雍容華貴，可謂價值連城。

據《甘孜州理塘縣誌》記載，明



百虎帳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攝

末清初，百虎帳篷由衛拉特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大施主丹增曲吉贈送給長青春科爾寺（理塘寺），幾經周折後傳至毛垭土司手中。傳說該帳篷通達天威、震懾天地，是身份、權勢和地位的象徵。毛垭土司日常將其用於唸經、祈福等活動，久旱之時，則會將其搭建於毛垭草原上祈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程娟娟的作品《老鼠娶親》獲2011年中國民間工藝品博覽會金獎。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程娟娟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紙隨刀剪轉 須臾萬象生

程氏剪紙「90後」傳人 盼獨門技藝歷久彌新

神州傳承

1990年出生的程娟娟，是程氏

剪紙的第三代傳人。在她娃娃臉和嬌小身材上，完全看不出她還有如此穩重、成熟的待人接物方式和言辭談吐。程娟娟說，正是因為她這種沉穩的性格，再加上只有在武俠小說才常有的「傳人」身份，朋友經常跟她開玩笑，說她是個「與時代脫軌」的人。但這妨礙不了她對剪紙的喜愛和執着。「剪紙是我們家的『獨門絕技』。爺爺和父親以前那麼困難，都堅持下來了，到了我這一代，肯定會做一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2008年，以程氏剪紙為代表的阜陽剪紙，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2012年，程氏剪紙第二代傳人，即程娟娟的父親程興紅，被文化部命名為國家級非遺項目阜陽剪紙的代表性傳承人。程興紅表示，雖然女兒現在的剪紙技藝與其相比還有差距，但她還會刻紙和設計。同時，在剪紙理念方面也有自己獨到見解，以後肯定會比自己強。程興紅希望女兒能以繼承手工剪紙技藝為基礎，再大膽創新，「堅持下去，未來肯定有她的一份天地」。

七八歲始學藝

程娟娟介紹，在阜陽地區，剪紙以前是很常見的民間技藝，像製作小孩的肚兜、虎頭鞋、繡花的底樣等都要用到剪紙。而自己喜歡上剪紙，則是受爺爺程建禮的影響。程建禮是程氏剪紙的創始人，是新中國民間剪紙藝術大師。程娟娟憶述，小時候，爺爺除了吃飯、睡覺，就是一直在剪

紙。「不需要用筆在紙上畫，就能剪出很多栩栩如生的圖樣，像變魔術一樣。」程娟娟說，當時感覺非常神奇，也激起了她學剪紙的興趣，大約七八歲時，爺爺就開始正式教她剪紙。程娟娟上完高中，就沒有再上學。在爺爺去世之後，她跟着父親繼續學剪紙，並隨父親到全國各地參加剪紙表演等文化交流活動，現在亦是以剪紙為自己的全部工作。她坦言很享受剪紙帶來的樂趣。「戴着耳機聽着舒緩的音樂，在房間裡靜靜地剪紙，這樣剪出來的作品也很有創造力。」程娟娟描述這時自己剪紙時的狀態：「比較忘我，加上剪的都是花花鳥鳥，感覺自己融入到大自然當中去了。」

素材源於生活

程氏剪紙在繼承阜陽傳統民間剪紙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其風格粗獷而又細膩、寓巧於拙、大膽誇張。程娟娟的剪紙，更是承前啟後，加入了女孩子特有的靈秀之氣，別具一格。此外，相比父

親多以民俗、民間傳說等題材進行創作，程娟娟更擅長把現實生活帶入作品中，這反而更受年輕人的喜愛。程娟娟稱，創作素材源於生活，「有可能是你工作時的一個畫面，亦有可能是兩個閨蜜去逛街的畫面」。

近20年的剪紙學藝與創作經歷，使程娟娟不斷得到同行和專家的認可。她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起一件趣事，2016年秋天，她到天津美院進修，班上48個人到結業時，唯獨她沒有拿到結業證書。老師當時當眾給出的說明，是她去的時間較晚，明年還要繼續來學習。但私下卻向程娟娟說明，出於對她剪紙技藝的認可，想能更多地對她進行指導。「全班只有我是不畫樣直接剪紙，老師很欣賞」，程娟娟說。2011年，程娟娟被授予「安徽民間文化優秀傳承人」、「安徽民間工藝師」稱號；2014年，程娟娟被評為「安徽省工藝美術名人」。其中，在當年評定的安徽民間工藝師和工藝美術名人中，程娟娟都是年齡最小的一位。

敬祖父困境堅守 傳遞精神動力

程建禮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中國剪紙項目13個大師級剪紙人物之一。他有100多幅剪紙作品被中國美術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館等機構收藏。內地著名作家馮驥才曾為程建禮為代表的阜陽剪紙專門題詞：「雙手能而巧，心靈慧亦聰，紙隨刀剪轉，須臾萬象生」。當說起程建禮的輝煌時，程娟娟和程興紅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而程建禮曾經的不易，亦成為他們至今依然堅守程氏剪紙的精神動力。

程建禮出生於1921年。程興紅介紹，父親從小喜歡剪紙，但家裡窮，買不起紙，就把黃泥捏成方塊，用指甲在上面刻各種動物和花形圖案。到10歲左右，程建禮已可以用樹葉和上填用的紙創作簡單作品。在程建禮約13歲時，安徽阜陽地區發生洪災，全家不得不外出以乞討為生。一次，在安徽六安地區，程建禮和弟弟乞到一戶人家，恰逢這戶人家嫁女，一位婦女正在剪花。程建禮的弟弟隨口說了一句：「還沒我哥哥剪的好呢！」這位婦女當時就問程建禮：「你會剪？剪好了管你吃飯。」於是，程建禮就當場幫這戶人家剪了鞋花。從這開始，他出門都帶着剪刀，走到哪剪到哪。在程建禮乞的十多年裡，幫人剪紙成為他餬口的重要途徑。解放後，程建禮隨父親到貴州落戶，在貴陽刺繡廠當了五六年的剪花師傅，之後又回到安徽。程建禮於2006年去世，一輩子生活清貧，但他從未離開過剪紙。程娟娟說，爺爺那時連飯都吃不上，但他堅持了下來；父親以剪紙為生，勉強維持生活，但他也堅持了下來。「到了我這一代，現在國家很重視傳統文化，對我來講這就有了好前景。我也肯定會堅持下去。」



程興紅展示程氏剪紙作品。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攝